●商都钟鼓

子产的拆与不拆

王振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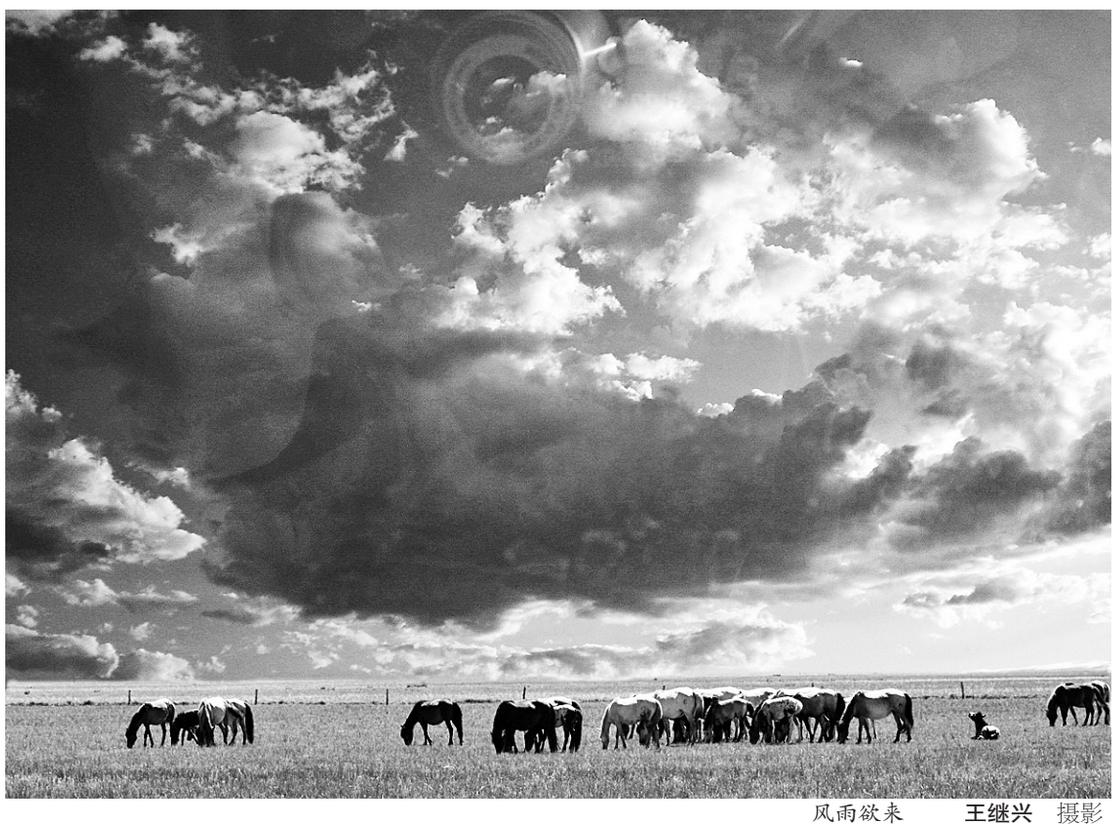
温家宝当总理后，在记者会上两次引用两千多年前的改革家郑国宰相子产的话。记得刚当总理那一年，他引用的是“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在今年两会结束后引用的是“政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可以把生死置之度外；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日夜操劳，奋斗不息，一定要把事情办好。子产在他那个时代就受到广泛称赞，孔子说他不愧是国家的柱石，《史记》上说，孔子曾到郑国，和子产见面亲如兄弟。到了一千多年后的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写了《子产不毁乡校颂》，对子产充满无限思念之情。

夹在晋楚两大国之间的郑国，一度情况相当艰难，上层互相残杀，内乱不断，晋楚两个大国都要郑国进贡，并听从他们，稍有不慎，就给点颜色看看，甚至出兵讨伐。子产是在一场公子们互相残杀的内乱后被任命为宰相的。他当宰相的几十年间，在外交上对大小国家不卑不亢，遇到涉及国家利益和尊严的事必据理力争，使郑国受到各国尊重。这里且举一例：公元前542年夏天，子产辅佐郑简公带着贡物到晋国朝会，晋平公迟迟不接见，也不告诉接见的时间，硬是把郑国君臣晾在了那里。晋国供宾客住的馆舍墙高、门窄，郑国拉贡物的车进不了大门。这明显是对郑国的轻视，子产为了国家的尊严，冒着风险让随从拆毁宾馆围墙，把车赶了进去。晋国负责接待的士文伯奉晋平公之命责怪子产说：我国是盟主，这宾馆是专门为各诸侯国来人修建的，你们拆毁围墙，还叫我们怎么接待？子产回答道：我们带着贡物前来朝会，至今见不到盟主，而这些贡物不经过一定的仪式是不能入库的，放在外边日晒雨淋，一旦受到损害，又会加重我们的罪过。我听说文公做盟主的时候，接待宾客的馆舍比他住的宫殿还好，宾客来到这里被亲切接待，如同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文公同诸侯国同忧乐共患难，从不耽搁朝会者的时间。士文伯把子产的话告诉了晋平公，这位盟主倒也知错能改，他说，用奴隶似的住宅接待诸侯，这是我的罪过啊！他当天设宴款待郑简公，还回赠了丰厚的礼品。子产不仅为郑国争了面子，其他诸侯国也随着受益，不久晋国就修了新的馆舍，接待态度和条件都大为改善。

在内政上，子产亲贤臣，远小人，卿大夫忠诚简朴的就重用，骄横不法的就严惩，从司法到税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城市和乡村有序发展，上下尊卑各有职责。他的一系列改革，有的触犯了权势者的利益，有的使在旧轨道上生活惯了的群众不满，困难重重，流言四起，甚至编成歌谣传唱：计算我的家产而收财物税，丈量我的耕地而收田亩税，谁杀子产，我助他一臂。有的则咒骂说：子产毒如蛇蝎，这样的人怎能执政！身边的人把这些话告诉子产，他说：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我们在礼仪和道义上没有过失，为什么担忧别人评说，我不会轻易改变所颁布的法度。当时人们在工作劳动之余，常常聚集在乡校议论子产，批评他的改革措施。大夫然明说：“拆毁乡校就好了。”子产回答：“为什么要拆毁乡校？人们做完了事情到那里游乐，对执政进行议论，他们认为好的，我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就改掉，这是我的老师。我听说用忠善之行可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用威势压人可以减少怨恨的。他推行改革三年，舆论大变，由咒骂变为歌唱：“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土地，子弟殖之（使土地增产），子产死了，谁来继位？”子产的改革在其他国家可能也有很多议论，所以远在千里之外的孔子听说子产不拆毁乡校的话后说：“从这件事来看，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啊！”

子产还有一项顶着压力不拆人家房屋而广受称赞的事。在位36年的郑简公去世时，要举行隆重的葬礼，盟国都要派人参加送葬。车辆很多，通往墓地的道路需要拓宽，管坟园者的家恰在路边，拆了它，上午就可以下葬，不拆，则要迟到中午，可子产不同意拆。位高权重的子太叔说：“为什么不拆？我们不能耽误各国贵宾的时间啊！”子产说：“各国的宾客能够前来参加葬礼，难道会计较那点时间？不拆，对宾客没什么损害，而百姓也不遭危害，有什么不好！”结果没有拆，丧礼迟至中午，宾客们知道情况后，不仅没有责怪郑国，反而称赞他们不损害百姓的利益合乎礼。写到这里，情不自禁地想起近些年我国不时出现的强暴拆迁。一些官员和开发商串通一气，动不动就对不同意他们拆迁意见的房屋主人进行恐吓、毒打，断水断电，甚至放火，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眼中除了“政绩”和金钱，哪里还有什么百姓的利益。

温家宝总理不久前同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馆馆员座谈时，再次强调要以史为镜，引用了唐朝《贞观政要》里的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史记》中记载，子产死时，“郑人皆哭泣，悲之如亡亲戚。”由此可见百姓对子产的尊敬和爱戴。以子产为镜吧，像他那样为国家和百姓谋利的人，都会受到尊重。



风雨欲来　王继兴　摄影

●新书架

《千手拂云 千眼观虹》

郝潞

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新传记体，作者对1911年出生的季羡林、钱学森、陈省身、侯仁之、杨绛、黄万里六位大师做了人生比较。鉴于他们出身不同，秉性迥别，机缘殊异，他们的人生曲线，既有交叉、重叠，更多的则是犬牙交错，参差不齐。六位大师，每一位都是一部大书，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写，工程未免庞大，作者只挑他们关键时刻的典型表现——即便如此，有一些地方，也只是点到为止，留给读者的是更多的联想和思考。本书作者用历史的眼光、平实的文字把六位大师从童年、成长、求学、留学、工作、婚姻直到晚年生活经历做横向比较的比较文学的论著。六位大师都活到90岁以上，成就也是有目共睹的。本书的角度是独特的，选材是精当的，评论是中肯的，可读性很强。可以作为读者了解大师们的一个读本，也可以作为教育孩子成才的励志作品，也可以从中了解到大师们的长寿密码。

●赏碟

《木兰花》：宽恕那些伤害

谢挺

正常的电影一般都会在90分钟之内结束，《木兰花》显然没有遵从这个惯例，三个小时的片长，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毫不犹豫接受的，我自己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随时停下来的想法开始《木兰花》之旅。

《木兰花》讲了一个繁复的故事，准确地说，是九个故事，九个故事大概由一档收视率颇高的电视节目“孩子也能做到”间隔，也顺势进行组合。

这些故事的主角有资深的节目主持、参赛选手、从前创纪录的选手、主持的家人、警察、濒临死亡的爵士以及他内心坚硬的儿子……这些人其实是从美国南加州成百上千的普通人中遴选出来的，导演在片头颇费周折，讲了三个神秘离奇的偶然案件，如此铺垫似乎也旨在说明，整部影片的偶然与随机，虽然故事只是社会的缩影，但把它当成当今西方主流精神生活来阅读也未尝不可。

九个故事中有两则是我印象深刻的，因为导演也在此倾注了笔墨：

一个是病入膏肓的帕特里奇爵士，弥留之际，对自己早年遗弃的妻儿心生忏悔。于是他的护理医生不得不为了完成老人的心愿，而四处寻找他的孩子弗兰克·迈基。而此时，弗兰克已是一名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因为对继母的憎恨以及幼时遭遗弃的伤害，他仇恨世上所有的女人……

另一则则发生在主持人吉米的女儿克劳迪与警察科林之间。克劳迪因幼年受到父亲的伤害而性格怪异，甚至只有吸毒才能找到安慰。这时她又遭邻居投诉，于是与上门处理问题的警官科林相遇了。从见到克劳迪第一眼，科林就陷入了一场痛苦而绝望的相思……

导演在处理这些故事时有意模糊了主角与配角，有意把力量用得很均匀，尽量把每个人物都描述清楚、到位、立体、丰满，这或许很累，也很铺张——但就在你认为在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理清思路，而渐渐自得其乐时，导演却让所有的演员都停下手里的事，一起和Aimee Mann同唱一首歌：《Wise up》。他们唱得如此投入，仿佛一种宗教仪式。

最后电影在一场奇异的青蛙雨中结束。据说，这场“人为”的青蛙雨是与圣经某个场面遥相呼应的，它暗示着一种宽恕，一次爱的洗礼。又据说，电影中其实充满了8与2这两个数字，玄妙而引人遐思。当然没有宗教经验的观众，也会在最后突如其来的青蛙雨中获得满足、释然。

《木兰花》出自艺术导演保罗·托马斯·安德森之手，它在美国本土的票房十分惨淡，却于随后的柏林国际电影节斩获了金熊奖。汤姆·克鲁斯也凭本片荣获该年度金球奖最佳男配角奖，一洗往昔花瓶男的恶名。

●郑州地理

万山

郑明驼

万山，坐落在荥阳古城南五公里处，离郑州仅有20公里。《水经注》记载：书嘉渚山，隋时名周山，唐为万尹山（由万尹嗣得名）。宋元时期改称万山，明、清两代别称为荥阳之震山。万山主峰，海拔497.1米，山顶总面积500多亩，建有一座山寨，四面设有寨门，现仅存两门：北门深7米，宽3.3米，高5米；西门深3米，宽2米，高2.5米。这座山寨是清代咸丰年间，贡生胡丰清、生员李正邦等人倡建的，当时可能对捍卫疆土、防御外侮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现在已成为历史陈迹。可它的地理位置和险要程度，仍为国家重视和关怀。1954年，国家在山顶建立一座军事、水文、气象、航空、激光综合测绘收发标志，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签署周恩来总理代表甲方签名，由槐树洼村党支部书记阴云峰代表乙方签名的移交命令。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奉命在万山、横岭、三山建了五个备战洞，同样起着防御战争的作用。随着军事科学的进步与发展，这些建筑也成为后人的旅游胜迹。

●随笔

美味儿“飞龙”

刘开生

“飞龙”的学名叫花尾榛鸡，属森林鸟类，生活在我国东北大、小兴安岭一带，历来被餐饮界称作禽中珍品，素有“岁贡鸟”一说（即每年向朝廷进贡的鸟）。《美食葵花宝典》所载“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其中的“龙肉”就是“飞龙”。“飞龙”属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现在餐桌上的“飞龙”，大多为人工饲养。

“飞龙”是一个很特殊的鸟类群体。它体型浑圆，鹌鹑般大小，胸脯发达，灰褐色的羽毛熠熠发光。“飞龙”的头顶长有一束盔毛，尾端有黑色条纹，眼呈棕红色，貌似爆花鸡，雌雄“飞龙”的区别在于雄性“飞龙”颌下有带红边的黑毛，雌性“飞龙”则无。“飞龙”有一身不凡的“傲骨”，当候鸟飞尽、大雁南迁的时候，它们却与雪褥下的红豆相伴，栖身雪原。当气温降至-30℃～-40℃时，“飞龙”白天觅食后，会立即钻入雪巢中躲避风寒。“飞龙”足健善走，冬天喜欢群栖，一旦受惊，一只飞起，一群“飞龙”便会四处起飞，飞到安全的地方。分散的“飞龙”还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归队。

“飞龙”的主要食物是榛子、松子、橡子，植物的芽、嫩枝、果实、种子等，蜗牛、蚂蚁以及蚁卵，也是“飞龙”喜吃的食物。夏天，它们喜欢栖息在红松、冷杉、云杉等针阔混交林中，秋天大多在林木丛生、浆果丰富的地方生活。沟谷两岸的白桦、山杨和柳丛中，也常能见到它们的踪迹。

制作“飞龙”佳肴的烹饪方法多种多样。蒸、卤、炒、爆、炸、烧、烤，无所不能。这些烹调方法能制作出许许多多的形美、味鲜、质嫩可口的佳肴。

“飞龙”还是煲汤的极佳食材。佐以不同的配料，可以煲出清炖口蘑“飞龙”汤、清炖人参飞龙汤、猴头蘑炖“飞龙”汤等。“飞龙”煲出的汤，肉白软嫩，汤清味美，咸鲜可口，营养丰富，曾有“玉液琼浆比不上‘飞龙’汤”的美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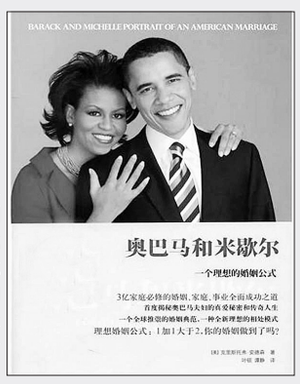
微风泽陂　汤琳南

连载 6

当克莱格嘲笑她是在寻觅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的时候，米歇尔简直怒不可遏。她自己说：她的男朋友要智慧，勤劳，还要充满阳刚之气。后来她又说：“在我家里，是不存在什么奇迹的。我所看到的一切，都是努力奋斗和勇敢牺牲的结果。我的父亲从来不抱怨任何事，他只是每天都努力去工作。”

在惠特尼-杨念高二期间，米歇尔和一个男孩开始交往。他们两家是朋友，两人也算是青梅竹马。“我与米歇尔和克莱格从小一起长大，”大卫·厄普丘奇说，“我们是邻居，两家人相处得非常和睦。”

这并不是偶然：厄普丘奇个子很高，身材健美，而且仅仅十七岁的他，就留起了小胡子——这简直是一个活生生的翻版的弗雷泽·罗宾逊。尽管如此，在后来的18个月里，两个人的关系还是时好时坏，最终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结果。很明显，厄普丘奇还是没能胜过米歇尔父亲那“不可战胜的榜样”。“米歇尔和我真心喜欢对方，”厄普丘奇说，“但你知道，高中的男孩子是什么样的。我们还没做好认真负责的准备，我们经常把事情搞砸。我就是自己搞砸了，就这么简单！”尽管如此，他还是说：“米歇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她要去上大学。而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的未来，我不能挡她的道。”



在他们分手之前，厄普丘奇带米歇尔去了高年级的毕业舞会。这时米歇尔的衣着品位已经日益时尚，她穿了一件米黄色绸缎的曳地晚礼服，有着深V的低胸领口和撩人心弦的高高开衩。

尽管处事低调是她家的特点，但米歇尔很早就培养了对高档事物的品位。她很固执，不过，她的父母却从未需要因此而买单。

“那是什么？”一天下午，玛丽安盯着十几岁的女儿肩上挎着的时尚真皮包问道。玛丽安走过去摸了摸，“这是Coach的包吗？”

“是啊，”米歇尔若无其事地答道，“我用当临时保姆打工挣的钱买的。”

“你用打工挣的钱买了个Coach的皮包？”玛丽安目瞪口呆，“这要多少钱？”

当米歇尔告诉她这个皮包要差不多300美元时，玛丽安责备她太过奢侈了。“是的，妈妈，”她平静地解释说，“但是，在以后几年里，你可能要买十个或者十二个皮包；而我只要这一个就足够了。”

看着她橱柜里成堆的旧皮包，玛丽安后来也不得不承认，女儿说的是对的。“她的确一直在用那个皮包，用了很久，而我……没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当涉及孩子们的教育时，花钱从来都不是问题。当克莱格面对两个选择：要么拿全额奖学金去华盛顿大学（位于美国西海岸的华盛顿州府西雅图市），要么完全自费上普林斯顿大学时，父亲坚持让他选择后者，因为这是一所常春藤名校。“去最好的学校，”弗雷泽对孩子们说，“不要担心钱的问题，我们会想办法解决。”

在后来的两年里，米歇尔经常去走访在普林斯顿读书的克莱格，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那里的一员。但是，回到惠特尼-杨，她能得到的鼓励却少得可怜。“通往那里的每一步，都会有人挡在那里告诉你，你是不行的。”她说，“没人和我说过，我能去普林斯顿或者哈佛读书，甚至是去读大学也没有。”虽然指导老师告诉她，她的SAT考试分数和平时成绩不够好，上不了常春藤联盟的学校，米歇尔还是申请了普林斯顿和哈佛。

“普林斯顿这样的常春藤盟校，会网罗像克莱格那样的孩子，”米歇尔说，“一个来自芝加哥南部地区的黑人孩子，会打篮球，聪明机灵。他能去任何他想去的学校。但是我了解他，我也知道他的学习习惯，而且我——那种感觉类似于他能做到的我也一样能做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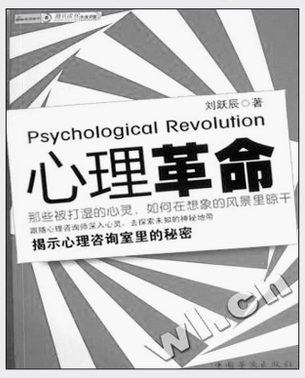
她的哥哥已经是那里的学生了——当然，这并没什么坏处——还不只是普通学生，而且他还有望成为常春藤盟校队历史上头号得分手之一。毫无疑问，在“血缘关系”的帮助下——作为申请人，她是在校生或者校友的亲戚——1981年，米歇尔被普林斯顿大学正式录取了。

弗雷泽·罗宾逊在污水处理厂的工作一年只有3.5万美元的微薄工资，所以在米歇尔高中毕业后，玛丽安只得又重新开始工作了。作为一家银行信托部门的行政助理，她挣的钱几乎全部用于支付克莱格在普林斯顿将近1.4万美元一年的开销。现在米歇尔也要去那里读书了，费用翻了一番——加起来比父亲一年的总收入还要多。米歇尔大学期间的教育经费，几乎全部都要靠学生贷款来维持。

连载 7

小岛在QQ上告诉我，她家是外地的，大学毕业后就来到本地工作，已经5年了，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管。她觉得自己经常不能集中注意力，在接待客户的时候会走神儿，当自己察觉到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听不到客户前面的谈话内容。她说这样是对客户的不礼貌，问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克服。我说我不会在QQ上做咨询，最好有时间见个面，她说可以，有时间联系我，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她。她又问我她的这种情况是不是社交恐惧症，我说我现在不能给她准确的答复，等见面之后我才能知道。

12月17日的上午9点多，我正在工作室的电脑上写东西，小岛的QQ头像闪烁起来，她说今天上午很开心，解决了单位里一件很棘手的事情，我表示了对她的祝贺。她问我有没有时间，我说有，她说很想庆祝一下，问我能不能和她一起庆祝，我说可以，我可以请她吃饭，毕竟她也是圈里人，虽然不认识，但答应朋友的事情是要做的。就这样，我们约好了11点在一家饭店碰头。



当我第一眼看到小岛的时候，觉得她是个很有修养的女人，个儿不高，很文静，也很大方，毕竟做了多年的企业高管，虽然有些腼腆，但掩饰得很好。为了不让局面变得尴尬，我就像老朋友一样和她聊天。

东北12月的风是干冷的，我们约好的饭店主菜是炖小笨鸡，饭店本身就很暖和，再加上炖鸡锅里的热气，气氛很快就融洽了，小岛的话自然也多了起来。她和我讲述今天上午工作方面的事情，讲得很开心，我也被她的情绪所感染，开始介绍我的工作。就这样，我们聊了将近一个小时鸡肉才炖好，我们没有喝酒，边吃边继续聊着。从小岛的言谈举止上看，她不是社交恐惧的问题。这一点，在近一个小时的谈话中早就得到了证实。因为，社交恐惧症是一种对任何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强烈恐惧或忧虑的精神疾病。患者对于在陌生人面前或可能被别人仔细观察的社交或表演场合，有一种显著且持久的恐惧，害怕自己的行为或紧张的表现会引起羞辱或难堪，而小岛本人根本不具备以上症状。

我说既然我们是朋友的朋友，那么我们也可以成为朋友，我的咨询费是不能要的，如果我能解决她的问题，我希望她能亲手做个礼物送给我，她同意了。我又向她说明了咨询的一些保密原则等事宜。接下来她说，每次和别人谈话的时候，她总会不自觉地数对面椅子靠背的竖条条或可以数数的任何东西，总是一、二、三、四、五地来回数数，别人说的什么总也记不全。这种情况已经很多年了，在大学的时候就这样。她也问过大学教心理的老师，老师告诉她，如果再走神儿，可以打自己的大腿一下，或掐大腿也可以。

她来回数数，每次都是重复一、二、三、四、五。这让我想起了艾瑞克森博士的一个故事，于是我笑着问小岛，你知道自己有几根手指头吗？

小岛很诧异地说，我觉得我心理是有点问题，但智商不低，你怎么会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开玩笑地说，我当然知道你智商不低，如果你智障，企业是不会让你在高管的位置上赖了这么多年的。

小岛也被逗笑了。我很神秘地告诉她，其实她有11根手指头。

小岛对我的说法根本就不信，但很感兴趣。她说，我认为我有十根手指，你不信就数数看。她把一双手摊在我的面前。

我从左向右开始数她的手指，我指着她左手的小拇指说这是一，指着她的无名指说这是二，接着这样数下去，中指是三，食指是四，大拇指是五，然后我指着她的右手大拇指说这是六，右手食指是七，中指是八，无名指是九，小指是十。数完后，我指着她的右手大拇指问，这是几来着？她说是六。我说好，接着我指着她的左手大拇指说这个是七，食指是八，中指是九，无名指是十，小指是十一。我笑着问她，怎么样，你是不是有11根指头。小岛想了想，开始大笑起来。

在吃饭的过程中，我们探讨了很多关于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小岛在大学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籍，我每说出一个观点，她都会提出很多问题来反驳我，我只是微笑着和她见招拆招，我知道她是个很较真的人，虽然她提出让我帮忙，却不想让自己处在弱势的位置上。

她大本毕业后又进修了MBA，虽然和我说话一口一个您，一口一个老师，但她的骨子里是不太相信我的本事比她的大学心理老师还厉害的，这一点我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对她说我有多厉害，给她讲了几个很棘手的个案，告诉她我是怎么做心理干预的，现在都很正常等等的事情。